

鮎  
埼  
亭  
集

一九

鮎  
埼  
亭  
集  
PDG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

三

明故都督張公行狀

都督張公諱廷綬字雲衢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都督少時喜讀兵法時天下多事益思以功名自見又善挽強弓舞大刀兼喜壬遁之術故其補諸生也在武學中錢忠介公起兵以驍勇署總統會於越中方議所立聞台州已有監國遣都督迎奉從之江上時台州之起兵者陳公函輝及義兵諸營分汎江上

而陳公以會推畱中調度其兵莫屬陳公訪於錢公曰  
麾下將材乎錢公曰前日以迎奉來者其人可使也  
陳公奏授都督僉事統所部還鎮台之海門江上諸營  
束手不思有所經畫但爭分地爭分餉日無寧晷海門  
稍遠得不預然台軍遙受陳公節度而都督爲錢公將  
幸兩家皆忠惻無嫌忌都督時時以餘餉饗錢軍或曰  
幸無若田弘正之結怨於鎮人也而都督未嘗有所強  
取於軍故陳公聞而彌善之浙東八府方氏之軍最橫  
王氏次之兩家老營一在嚴陵一在寧波居民爲之罷  
困其以客軍駐台者爲谷文元宗室嘗接李礎暴橫頗

學兩家而竭力支柱籠絡使不至大逞者都督之力爲多已而閩中大將李公唐禧至監國以其宿將使其治軍於台唐禧故金山衛官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都督讓之凡署銜列座必使居已上而唐禧自以客將每事皆咨都督而行兩人和衷共濟日練兵以輸江上大兵入台唐禧謂都督曰公當俟陳公消息然兵已逼不如借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爲也都督曰諾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營門大兵過都督營諭降不屈殺之唐禧亦被殺而都督眷屬之從軍者皆死無一存嗚呼乙酉而後吾浙東諸公蓋亦厓山三丞相之流如都督者

則蘓劉義一輩人物也先曾王父兄弟在江上嘗爲方國安部將所恨幾致不測都督救之得免故先贈公嘗欲爲都督作傳而未就也高兵部雪交亭集載其名未詳其事今已百年杞宋之文獻日不足徵而都督家門已絕莫可搜索恐遂無知者聊據所聞以述之使因國之史有參攷焉謹狀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溪縣江都王公事畧

王公諱玉藻字螺山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也司勳郎納諫之子崇禎癸未進士釋褐知浙之慈谿縣事子良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期年北都亡殉難翰林檢討

汪公偉前慈令也公帥官吏士民哭臨畢

哭臨謂哭崇禎也

爲

位哭之三日已而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來慈之馮  
公元颺與公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之別業公雖  
致之餽顧甚菲及慈之義民不容撲而淹之橋下公不  
問明人最重闡誼或以公爲過公曰吾不能爲向雄之  
待鍾會哉顧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  
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  
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公與沈公宸荃起兵晉御史仍  
知縣事公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  
給事中往軍前公任事邁往壯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

之先不予以餉公曰是將劓於我也乃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雅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莊太常元辰畱之丙戌夏浙東再破公黃冠行遯於剡溪不肯歸久而資糧俱盡慈民及浙東之義士時時周之妻收遺秉子拾墮樵不以爲苦壯心至老不衰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庚寅先大父嘗訪之相與語島上事公曰今日當猶在靖康建炎之際耳君以祥興擬之下矣蓋其岬強如此辛卯以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嗚呼明末吾鄉多賢吏而其後以死報國者九人前寧波府推官則儀部黃公端伯駕部林公之蕃知鄞縣

則尚書沈公猶龍侍郎張公伯鯨御史王公章知慈溪  
縣則巡道陳公瓚檢討汪公偉知奉化縣則給事胡公  
夢泰其以乙酉受鄞縣之命不久卽去卒死國者駕部  
王公之棧卽王公章子而公以首陽之節參之其耿耿之心  
未嘗於諸公有媿也乃文獻淪胥問之揚人無知公者  
問之寧人亦無知公者悲夫前此寧之父老其於王汪  
二公蓋嘗爲之祀今亦廢矣予思於寧之湖上築祠合  
祀黃公以下而以公終焉是亦扶忠義以勸長吏之一  
助也乃序公之事而表之

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黎洲黃公所作果堂先生墓志於其大節卓行畧有表見而事不備去今七十年知者鮮矣先生仲孫世法以爲未嫌予少得之先大父贈公所述者蓋稍足具十之三四乃詮次而復之先生以戊子正月預於五君子之禍甫得脫而尊人儀部公之喪自杭歸殯畢是年七月再下府獄蓋夫已氏餘患未已也聞者以爲必死而先生囚中其所居卽華公嘿農楊公楚石故地方作招魂之詞以酹之已而終得不死自先生蒙難後蓬蒿滿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其壯心已盡不知其逐日焦原左執太行之獲右搏雕虎蓋如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

其相庚寅馮侍郎躋仲之難其監軍爲姚江黃宗炎刑  
有日矣時傾家救之者爲馮公子道濟奔走其間者爲  
董農部次公天鑑卒成其事者爲萬農部履安而先生  
之力亞於道濟遂出之劍鉞之中癸巳黃岡萬僉事允  
康來吾鄉及別去先生餞之座客爲僉事筮易得睽之  
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皆大駭先生因固請僉  
事且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吳中楊崑之變作先生  
終身痛之甲辰南屏之難大帥搜得其所與中土薦紳  
往還筆札欲按籍殺之先生以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  
尤多其餘蓋不能以畢傳嘗有客以故宮什器求售者

先生一見其題識流涕汎瀾不能自勝其人亦泣然而  
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鄴嗣將無使勾甬一片地盡  
化爲碧血蒼燐大是可畏康熙戊午浙之大吏皆欲以  
先生應詞科之薦以死力辭已而萬徵君季野亦有史  
館之招先生送之歎曰嗟乎鄭次都能招鄧君章同隱  
弋陽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出處之事且有操  
之者徵君以是終不受館職幕府以重幣乞先生課其  
子爲詩謝遣之以予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憂  
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畱身有待而卒  
不克故其詩曰采薇磴磴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

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莫遂故垂死而喟然以不得從五君子爲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此九死不死者已足扶九鼎之一絲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閒則漢之云敞閻子直前此先生遺文未敢盡出或有弗能知其詳者今世法旣悉表而出之讀其書得其行矣先生私淑蕺山之學於黎洲私淑漳浦之學於大滌山人何義兆呂漢憲顧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持則所謂眞學者其人也

錢螯菴徵君述

六世祖奐進士以侍郎管江西布政司使

五世祖瓚進士廣西按察司副使

祖若賡進士江西臨江府知府

父敬忠進士直隸寧國府知府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芍藥汴人

公諱光繡字聖月晚號蟄菴錢氏世有名德詳見明史及諸前輩集中碑志不具述先生少負異才隨侍其父僑居硤石因盡交浙西諸名士已而隨侍遊吳中宛中南中因盡交江左諸名士是時社會方殷四方豪傑俱遊江浙閒因盡交天下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也而宿

老俱重之硤中則有澹鳴社萍社彝社吳中有遙通社  
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觀社禾中有廣敬社語溪有  
澄社龍山有經社先生皆預焉又雅好釋氏故其講學  
則師漳浦談禪則師木叔海岸論文則師牧齋友朋所  
嚴事者夏瑗公楊維斗姜如農陳臥子林茂之薛更生  
所契好者陳玄倩陸鯤庭翁坦人黃九煙萬允康祝月  
隱徐闇公麻孟璿沈景山耕巖吳次尾沈崑銅沈君牧  
顧子方顧星源孫克咸錢開少張沁水李叔則陳定生  
閻古古查方舟巢端明金道隱張仁菴徐蘭生談仲木  
徐元歎余澹心周子佩方爾止陸冰修皆魁傑不羣之

選方外則參禮密雲雪嶠蓋其師友之梗槩也先生本  
用世才寧國分符出守不甚諳吏事簿書山積一出先  
生之手老胥無所用其奸硤中土豪吳中彥凶暴絕倫  
先生廣爲布置卒令有司擒而戮之常勸漳浦以爲太  
剛不如用晦以參之漳浦感其言贈以法廬二銘法廬  
先生硤中齋名也流寇逼京師上書南樞史公請急引  
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以飛騎追還漕艘弗齋盜  
糧史公答以具曉忠懷卽圖進發赧王稱制先生累言  
於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爲憂玄倩方按河南乃檄先生  
知舞陽以親老辭之而力經營周仲馭於獄中俄而南

都又破從兄忠介公方舉兵江上先生居硤中隔一水耳亦不赴硤中舉兵以應吳中先生亦不預蓋先生雖爲故國抱杞人之憂而逆知時事之難以犯手故置身局外卒無不如其所料者丙戌以後頽然自放生平師友大半死劍鋌所之有山陽之痛不堪回首遂以佞佛之癖決波倒瀾儼然宗門人物矣其別署曰寒灰道人先生居吳中久因習吳中況味談諧四出必有名理一茗一粥非其手製無可意者故不輕過人食雖飯依釋氏而且旦啖菘羹作牛心炙飲醇酒不置以是知先生之逃儒入墨固其宿根所近然亦半觸於時之所激故



未嘗不呈露本色梨洲黃氏申明蕺山之學先生與談  
儒釋異同兩不相下歸而爲諸子作復性之會汎濫西  
竺娓娓不倦然其與浮屠法幢論素位以爲必如蘓武  
洪皓方爲素乎夷狄而行竝非隨波逐流之謂此則儒  
門之偉論也先生於出處之際最嚴沈宮坊延嘉被薦  
先生貽之書曰聞之梵語修羅每膳必嘗千種兼珍末  
後一口化爲青泥玉堂清夢非復昔日兼珍青泥滋味  
恐所不免吾見其慎之宮坊故不肯出山得先生書謝  
爲益友葛學士世振被薦得辭先生踵門以詩賀之招  
撫嚴我公招先生時忠介家方被籍先生欲紓錢氏家

難往見之及欲授以贊畫固辭得免又有薦修玉牒者亦拒之幾社雲閒宋徵輿故人也以中書舍人隨大將軍宜爾德幕欲與先生一見託疾不往崑山朱應鯤亦故人也及宰上虞頗魚肉故國遺民先生面斥之或爲新通守樹碑列先生名亟往前去之忠介之殉也諸弟遠出未歸先生修其祭祀祝版之詞悽愴感動行路又訪其弟婦鮑安人之爲尼於吳者每歲三月十九日祭王忠烈公父子於天封塔寺九月初七祭張尚書於城西從兄江寧推官肅凱與先生始睦終疏及其罹刑懼家門不保以幼子爲託先生力任之故人吳余常有難

力救之其自硤中返甬上也構莖薺菴闢祴園築歸來  
閣與董戶部守諭德偁王太常玉書高武部宇泰輩往  
還酬和晚年與宇泰爲耆社慎選遺民九人而已其後  
又增其二山王之徒不得與也吳越諸野老多以不仕  
養高而牧守干謁仍不廢先生長謠曰昔日夷齊以餓  
死今日夷齊以飽死只有吾鄉夷齊猶昔日何怪枵腹  
死今日聞者惕然先生平日風流自喜蘊籍得之性成  
雖遭厄運不爲少減然感懷家國漸以蕉萃遂成心疾  
竟以憤懣失意自裁戊午四月十二日也生於萬歷甲  
寅五月初七日孺人曹氏副室鮑氏子璜恭葬於臯前

山之陽先生自十六歲有詩集其後或隔年一付梓人或每年有之曰告情草漱玉集香醉軒集澹鳴集述祖德詩秋雨刪萍社詩選停雲草水鹽集獨寐寤歌白門詩萸草三十歲始重定之曰刪後詩以後曰紀年集曰有聲淚曰歸來吟其文曰學古集其談禪曰耳耳目目集五十一歲又合定之曰從慕堂詩文內集則乙酉以前外集則乙酉以後也忠介子濬恭以先生集來予又爲沙汰其繁存其精者得十六卷濬恭因請爲之狀予乃述其大畧如右

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司馬溫公居洛十九年田父野老皆知其爲司馬相公而眉山之稱之曰誠曰一吾嘗歎其善言溫公之德行卽孟子所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在今日江陰楊文定公庶其人耶而所遭遇亦畧同溫公在神宗時已至樞府旋復退閒楊公官制闔其所設施更視溫公有成規矣忽遭吏議溫公判畱臺神宗改官制則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特未召耳楊公在滇

世宗亦欲召之而不果溫公登相位不竟其施楊公賜環

今上以皇子暨冑監之任倚之蓋欲公追后夔之盛

半載遽逝所不同者溫公當日身雖退未有風波之厄而幸楊公所際時會非宋中葉比要其得君任事而卒不得大有所展以爲天下惜者則同公諱名時字賓實學者稱爲凝齋先生江南江陰縣人也世爲儒素自少卽畱心性命之學所樂玩者通書東西銘正蒙諸書旁推交通則程張朱呂諸集與近思錄成康熙辛未進士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方以正學倡一時闡中得公文異之及相見與語聖學宗傳津津然忘其爲師弟不覺其席之移而前也公旣喜得師以爲依歸而文貞亦深相倚嘗自言初讀書時喜其難者如樂書歷書而讀之卽

周易亦祇求其圖畫之變化巧合覺朱子之言平平耳  
其後漸返求諸理直至賓實長史二子來從往復疑問  
皆從大原探討因此見地日出再取朱子書讀之精采

大出

長史張公昂也

又曰賓實讀書一切歷算音韻皆不甚畱

心惟經書中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夙世有因者方  
外所云法嗣吾儒所云種子也又曰長史最高明然不  
若賓實之沈潛也是年改庶吉士甲戌授檢討

召對稱旨充講官公在館中蕭然如諸生緩步六街衣  
履古拙同館肩輿雜沓衝突而過公弗知也辛巳

聖祖問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將使

之任提學文貞以公對曰操守似二人學則過之公聞  
亟向文貞辭曰學且未成敢爲人師逾年卒有

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非坊局以上弗預公由

特簡而出所至卽與諸生講明正學以振飭人心爲務  
其初稍嚴文貞遣人致語曰聞諸生之陋者君直以不  
通詈之恐宜少婉使人爲可受也公瞿然遂濟以和自  
是雖諸生之未見錄者皆心悅

聖祖聞之於行幸畿輔時面予獎勸遷侍講旣畢事

詔以原官宣力河防翰詹諸臣宿以資望自矜不喜出  
外任劇公獨以得就近迎養爲喜丁亥丁外艱庚寅丁



內艱居喪如禮壬辰仍赴河工明年

召入直南書房校審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故事  
翰詹諸臣自外來皆先赴吏部投帖部臣爲之列名候  
員出補之公至京未嘗赴部逕入直是秋吏部開主試  
諸臣無公名

上問之則曰未補官也

上特遣公主陝試試還仍不赴部逕入直吏部乃反以  
帖諮公謂當補官請登啓事而公昕夕修書無暇及之  
於是吏部笑以爲迂而公竟三年不補官丁酉始

特授直隸巡道直隸無提刑巡道卽提刑也刑清訟簡

奸宄不興已亥遷貴州布政司使明年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時西陲用兵滿洲兵進藏路由滇中長途甚  
億滇民懼其至或有所擾皇皇如也公令沿途皆整空  
屋數百間以待既至治牛酒犒之令休息長吏整其屏  
屨而使標下將巡視周邏無得軼出驚居民居民不知  
有大師聲息獨貿易者日持米鹽醪糒之屬前往交易  
好語相慰藉而退毫髮無動已而師還公曰諸軍億益  
甚矣待之當加厚大師至如歸家并爲奏免其馬匹倒  
斃之賠補者大師由滇入京望公之署稽首泣下如雨  
爲穹碑樹之署側雍正三年晉兵部尚書總督雲貴二

省仍兼雲撫明年晉吏部尚書京察自陳奉

溫旨有和平安靜端莊廉潔之譽公之在南也以忠信篤敬率其下熙然爲

國家養元氣土司洞主皆曰楊公吾父也而是時直省督撫中有爲武健嚴酷之政以爲能者公曰是所謂訐以爲直徼以爲知不孫以爲勇者也聞之者恨公公時時於奏中爲

世宗言存誠主敬之學以證明

聖德之法天不息者

世宗手批答之以爲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於是

忌者益甚有屬吏者才而佻其於吏務誠有過人而不  
學無術多自用公諄諄教之屬吏以公爲老儒迂其言  
公惜其才言之不已屬吏反憾適其入  
覲言公姑息以要名且耄百務俱弛  
世宗不能無動然猶以公年高或不任封疆事將  
召入朝大用之乃於乙巳解吏部尚書專任巡撫而新  
督西林鄂公力言公之老成和厚實可置  
黼座左右乃不一年竟罷官刑部侍郎黃炳與新撫朱  
綱至將有所羅織無可坐幾欲加刑訊鄂公力持不可  
而滇民且萬人至訊所洵洵謂楊公仁者何至此乃撫

他事以代賠分賠之贓加公至數萬

世宗知非公所坐然欲薄有所懲令公以三千金輸之藩司滇民展轉相告各以所有輸之官一日中數已滿而公先取邸中物并脫夫人之簪珥以充數佑直不滿二百金也自是遂居滇中講學不輟初公開府時故空無所有至是益貧滇民時以斗米隻雞至諸苗亦有來爲公餽物者公量而後受亦未嘗敢濫也而公之望愈重 中朝人於自滇來者必問楊公安否

今上嗣位追承

公稱窮瘁之風吏以公爲未諳政其言

先意宣召入京進見賜坐以禮部尚書管祭酒又令課

皇子直 南書房公之來也自以老不願仕欲陳情  
及聞祭酒之命則喜

上亦深以造就人才期之古稱國子原自天子之元子  
遞及國胄以至民間之俊秀至後世而其意亡有國子  
之名耳

天子遠觀三古之意而以名世大儒如公者主之此自  
漢唐以來所未有尋

命教習庶常賜邸第又以公老得於禁城中騎馬出入  
公每日入 皇子書舍問所業而身居監中以便退食  
時與諸生講習五日一升堂爲大講其赴庶常館亦諄

諄勉以正學而館課特餘事也自兩

召獨對及所上章疏率多正心誠意之言而最大者翰林於持服中供職一事先是

皇上已停止長吏之奪情者其後以翰林居憂在館中修書不預朝賀似無害於是

召梁學士詩正入南書房而余編修棟日侍皇子講讀者也至是丁艱

上援前例畱之

詔命已出公力言其不可次日

上收還成命而止尋充三禮館總裁未及赴館蒙

召對入奏逾時時大暑公年高頗弗勝及退從者請公少休而公見諸生尚未散又與佇立詳問學業語畢又往後堂問諸經雕本之就緒與否公雖不自知倦而病已中之是日遂寢疾然不廢觀書或問修禮之要歎曰三千三百無一事之非仁也故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今

皇上躬至仁之德又值百年典禮樂之期恐我不及見耳綿延至二十餘日而卒猶惓惓於皇子之學業與監中諸生日課焉

上聞震悼優予恩卹加贈太子太傅賜諡文定公無子



以從子名應詢爲後年七十八公生平論學本於坤之  
二曰敬曰義誠則敬之至明則義之精中庸一部盡於  
此矣而予觀公於此二者蓋由誠而生明其容止端一  
望而知爲朴實頭地人也坐立屹然無橫肱交股急趨  
窘步之習談言坦白與共事者必和衷非其意而強之  
雖百折不變漳浦蔡文勤公謂人曰今世而時時有堯  
舜君民之念者江陰一人而已禮部侍郎桐城方公過  
語移時歎曰公眞爲天地立心爲斯人立命者也長洲  
何編修焯博學傲物於人無推讓聞公至吳令其諸生  
來聽講予嘗侍坐於館中公曰子之於書可謂博矣但

當爲有用之學予皇恐曰何敢言博然東萊止齋之學  
朱子尚議之況於愚乎公曰但見及此則已進矣所著  
有經書學言指要一卷凝齋集若干卷公之卒也應詢  
已爲之狀然寥寥略之甚予續爲此述於公之事亦未能  
備而大略得之謹述

先太孺人行述

先太孺人姓蔣氏係出北宋給事中邦彥之後自諸暨  
遷鄞世居城中西湖之曲外曾大父諱維衡外大父諱  
芬俱諸生贈翰林院庶吉士蔣氏在鄞稱詩禮世家顧  
弗甚達舅氏蓼厓先生生四歲而孤同產惟太孺人祇

二歲外大母陳夫人寡居貧甚以紡織支門戶上奉君  
舅嘗撫二孤而泣曰是藐然者能驟及婚嫁之日以見  
其成耶會有婦人善相者過之則曰夫人一子一女俱  
鍾清氣異日當爲夫人苦節之光抑又皆貴稍長外大  
母自課之太孺人肩隨舅氏讀書一燈相對熒熒讀畢  
舅氏習算太孺人習女紅年十九歸於先公子家自喪  
亂以來久已消落大父贈公老而多病又喪大母性素  
峻不輕言笑子姓見之多匿影不敢前而太孺人以婉  
婉善承之溫涼飢飽以及藥茗之屬無失時者一夜或  
四五起未嘗敢熟睡贈公歎曰新婦賢孝天必昌汝後

以爲報從大父老而竇太孺人推贈公友愛之誼苟有  
酒肉必分貽之以不逮事先姑推其誼於從太母贈公  
喜曰此真養志也而闔政甚肅古人所謂不識廳屏不  
聞笑語者蓋允蹈之乃自贈公歿又喪長兄祖謙而太  
孺人始大病長兄之生也慧甚又加以端慤四歲而諸  
經畧能上口六歲而徧習之脫口皆成文采里黨中遂  
有聖童之目以爲先司空宗伯而後當重大其門者也  
一日誤以小刀削牘傷其將指中風而殤太孺人素清  
弱旣以侍養贈公積勞之後居喪哀毀已不能支至是  
愛子夭折朝夕涕洟遂成心疾久而日不能食夜不能

寢外大母輿致其家親視之奄奄日甚或曰是非大下  
以紫團參不足振其神氣之涸先公從之盡一斤而疾  
退然心疾如故又十年始痊可乃舉不肖太孺人之舉  
不肖也外大母疾已亟日夕侍側臨產始歸產之十有  
三日而外大母逝先公與蓼厓先生祕之不以告既逾  
月始知之驚慟絕而甦者七於是復大病治之一年而  
愈自是連舉弟妹皆不育而不肖又孱甚無歲不以疾  
聞瀕於殆者不一而足先公研田之入祇足供不肖醫  
祝之需而太孺人以蕉萃之身重受累於不肖每逢危  
急呼禱於影堂占卜於龜人瓦人之從違驚皇於中夜

之噩夢蓬首跣足其辛劬不可以口舌傳也不肖雖多病而稍閒則先公課之甚嚴爲講漢唐諸箋疏以及通鑑通攷諸書太孺人輒以栗果賚其乏先君有事則太孺人攝講席焉不肖補諸生一紀而以學使者交河王公之薦應赴都下自以終鮮兄弟力辭得請次年以拔萃貢成均再辭不許太孺人曰歐陽詹求有得而歸以爲親榮夫但云有得尚不過世俗之榮倘能有得而又聞焉是則吾所望於汝也其行矣不肖以庚戌春勉治裝北上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闕下不肖投牒成均遽歸壬子太孺人復令不肖北試

京闈而嬪張氏卒又上累太孺人癸丑被放以詞科之  
薦爲吏部所羈未及試期不肖成進士選庶常得預  
今上覃恩加封太孺人已而左遷外補不肖方切於晨  
昏之戀幸得自便南還抵家先公方得足疾治之而愈  
次年秋太孺人亦得足疾已而又得心疾未幾又得脾  
腎竝洩之疾不肖倉皇失措百方治之稍痊而先公逝  
太孺人哀悼慘怛於是疾遂不可爲然太孺人雖沈綿  
乎而見不肖經營喪葬之事未有不再三撫慰也自城  
南閱墓工歸未有不呼婢子輩進飲食時寒暑也時問  
及近狀未有不憐支應之拮据也於是臥病復一年以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乳哺之恩率以三年太孺人之勞慈祐於不肖者至於十有餘年而後息肩而此十有餘年之慈祐乃世閒爲人母者所未嘗之境則太孺人之聖善豈凡爲人母者所可同而不肖十年京洛其失養之罪又非凡爲人子者所可同矣太孺人雅工詩願未嘗輒形之紙筆不肖所見惟送孀氏董孺人北行嘗有長句二首或問之則曰此非閨閣之急務也性不佞佛比丘無敢過吾門者嘗曰我身後必不許作佛事九宗七族之中亦有強悍不可使令者獨至太孺人之前無不俯首媿屈曰此善人也



喜怒哀形於色雖僮僕未嘗加以呵斥治家綜理有法  
故以十畝之田充祭祀燕享之需而沛然未嘗有所詘  
於是萬學使九沙偕諸親表公議上諡曰慈懿紀其實  
也合葬於先公木阜峰阡不肖伏攷古婦人之有行狀  
始於六朝之江淹任昉宋儒王柏譏之以爲非其非之  
良是也然誠有聖善如吾太孺人而又出不肖之自敍  
則固不同於一切碑版假諛墓之金以欺人者謹述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傳

吳職方傳

吳職方祖錫字佩遠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之嘉興縣人也吏部文選郎昌時子而爲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職方旣貴公子婦翁則少詹事徐汧也資地鼎盛才具尤軼羣顧瞻咳吐令人自廢尤喜結納豪俊爲友朋謀急難一麾千金曾無吝色時中原大亂東事又急職方思有所以自見劍客土豪無不攬結講求出

奇應變之學又料京城必危而思預儲勤王之旅欲身  
任浙西以浙東屬之許都然約未定其父吏部之禍作  
吏部故東林復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門下士也居  
吏部要地時所夕出入首揆門頗任喜怒以持銓事遂  
爲祁公彪佳所糾適延儒寵衰思宗震怒親訊於中左  
門嚴刑拷訊論死資產入官時許都以亂死忌吏部者  
欲并陷職方於其內以盡之徐尚書石麒力持之得止  
職方家旣落痛心父難思所以幹蠱而廟社旋亡益不  
自得江南建國甫一年又破時職方資產四萬在嘉興  
庫中令其客經營出之降將陳洪範方下江南參預軍

事職方舊與善洪範謬爲矢天言其降出於不得已倘  
得閒必不肯負故國職方大喜曰將軍能爲姜伯約吾  
當任餉卽以四萬資產與之洪範旣得金寶無意易轍  
也而開薙之令下職方跳身去於是狂走南抵滇中東  
之海上以及諸山寨水船中如醉如魔總求一得當以  
自慰而不知天命已去空爲愚公之移山而已未幾當  
道刊章名捕四出蹤跡一子瘐死獄中妻徐氏孥家轉  
徙無寧日然職方展轉柳車復壁之閒旣以好義知名  
故亦多出大力以護之者浙江提督馮源淮爲故相馮  
銓子以所親爲都將職方深結之一日遇華亭徐副院

孚遠於蘆中與之偕歸副院故完髮居然前代衣冠也  
閭巷人稍籍籍源淮聞之驚懼卽遣都將至職方家緝  
之職方迎謂曰有一偉人在此足下願見之乎都將曰  
吾故以是而來莫妄言乃故談他事良久徐屏左右入  
密室都將見副院再拜曰幕府有危機公宜速去是夕  
都將以舟送副院而告源淮曰無有蓋職方之受欺罔  
如洪範輩雖多而時或以獲濟滇之亡也鄖陽十三營  
尚保殘寨職方重趺赴勸其出師撓楚以救滇十三營  
已衰困不能用職方思入緬甸道阻乃還天下大定遂  
無所往然終不肯歸老南康宋之盛亦遺民也歎曰斯

人東西南北所至栖栖孰知其胸中大志有百折不衰者已未卒於山東膠州遺命不必歸附卽葬於大竹山中其在滇時嘗任職方郎中云婦弟徐徵君枋以父死誓不入城居山房者四十年其與職方形跡不同然交相重徵君每語及之則曰劉越石之流也嗚呼職方遭君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

徐都御史傳

徐都御史孚遠字閻公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太師文貞公之族孫而達齋侍郎裔也崇禎壬午貢士方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夏公

葬仲陳公臥子何公慤人與公又社中言經濟者之傑也時寇禍亟頗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爲勤王之備陳公任紹興府推官公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何公上疏薦之而東陽激變之事起陳公心知都無他乃許以不死招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旣殺而何公疏下已召之公貽陳何二公書曰彼以吾故降耳今負之矣故陳公雖以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南都尤惡幾社諸公乃杜門不出南都旣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公肯堂薦晉兵科給事中閩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錢

忠介公方自浙奔閩相見於永嘉慟哭忠介復拉公同行會監國至再出師公周旋諸義旅閒欲令協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不聽公勸忠介以早去時諸軍方下福寧圍長樂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已而鄭彩弟兄累畔換忠介貽書於公服其先見卒以憂死然公雖告忠介以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割特其來往風波之間善於自全則智有過人者監國自長垣至舟山公入朝從之時寧紹台諸府俱有山寨以爲舟山接應柴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



多往依焉遷左僉都御史辛卯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  
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業入  
南監嘗欲學詩於公及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鏃  
厲延平聽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諮而後行戊戌滇中  
遣漳平伯周金湯閒行至海上晉諸勳爵遷公左副都  
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入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  
禮公大罵之或曰且將以公爲相公愈罵國王歎曰此  
忠臣也厚資遣之卒以完節還公歸有交行詩集明年  
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臺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飭巾  
待盡未幾卒於臺灣閩中自無餘聞國以來臺灣不入

版圖及鄭氏啓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爲之領袖臺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至今臺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公一子鄭氏內附扶柩南還未幾其子餓死故公海外集佚不傳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蓋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陳何三公死於二十年之前公死於二十年之後九原相見不害其爲白首同歸也蛟門方修縣志以公有柴樓山寨之遺來訪公事先贈公會預公山寨中知之

最詳予乃序次而傳之

推官溫公傳

公名璜字寶忠浙之烏程人也大學士體仁族弟生二月而孤太孺人陸氏撫之破屋一閒無帷帳君姑沈老病且餓同坐臥一板箱種火煨粥以爲食教公讀書姑卒哀毀如子而公所業亦成天啓七年有司聞於朝詔旌其門又一十八年爲崇禎癸未公成進士方體仁之貴也門生屬吏附之者如鶩內而九列外而開府監司指顧可得而公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公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其舉丙子賢書以待母不上計體仁死其家

有潤仁者鄉舉折糊名得之相顧曰此烏程家也置之副科而公無以此指之者論者以比之史氏彌堅彌鞏然公於體仁落落而閣訟事則頗不以復社之言爲當方南都以防亂揭逐阮大鍼公曰阮大鍼爲眞小人錢謙益則僞君子眞者易知僞者難測斯人得志卽小臣亦當裂麻爭之況同僚耶時人不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言之中也其成進士也年已六十出吳給事甘來門吳甚重之釋褐得徽州府推官甫之任而國難作恆引佩刀歎曰此身終當付汝又一年南京破徽之紳士金侍郎聲起兵公竭蹶助城守而降人黃澍爲反閒引

王師入公與其孺人茅氏呼其十四歲女則方熟睡問  
曰何爲呼我茅曰死耳公與茅引以繩扼之而絕孺人  
亦死公拔刀自刎公初名以介字於石祈夢於于忠肅  
公祠忠肅入夢爲之改名遂從焉陸孺人有家訓行於  
世子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如江夏賀公高  
陽孫公輩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  
顧文康公會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塘知縣咸建暨弟舉  
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達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孫侍郎同  
敞蒲州韓公從孫歷城知縣承宜青州兵道昭宜餘姚  
孫文恭公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子都督孔和嘉善錢

公子吏部棟從子職方旃長洲文文肅公弟舍人震亨  
子乘嗚呼盛矣烏程溫氏有推官非親支要亦宰相家  
兒也華亭徐文貞公族孫中丞孚遠亦以從亡完節終  
於海上而溫之死尤足爲其相君一洗門戶之玷是皆  
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方擬作明九相國世臣傳以昭  
故國之喬木而未及因先作推官傳

胡吉雲傳

胡守恆字見可別字吉雲南直隸舒城人也至孝父遭  
厲疾守恆匍匐五祀列祖前願以身代父恍惚中聞有  
告之曰爲汝子解汝厄瞿然汗下而愈成崇禎戊辰進

士授湖州府推官湖州於浙西俗最惡守恆至紳士不敢干以私德清令貪而復巡按以私屬守恆令乃納金於夔詭稱食物以進守恆發視還之卒令移病去甲戌新令以推知入選侍從守恆治最擢編修乙亥詔令五品以上保任可知府者一人翰林科道保任可知州知縣者一人而守恆以舒城學官孫士英上得知深州士英上海人也後以城守死節戊寅充皇太子講讀官上嘗召見太子守恆從因取章奏命以條析稱旨上曰髯講官有用才也旣一年當更直上命勿易辛巳以葬母歸時流寇充斥江北連歲不登守恆請於漕督史公可

法以庫金告糴楚中而令飢民結義旅以拒賊會獻賊  
合五營兵大至知縣王道光時已丁艱幸謝事不復問  
參將孔庭訓孱甚麾下亦無兵或勸守恆挈家入京不  
可集縣人議城守衆推守恆主兵舒城學官楊廷璧者  
江都明經奮然請助城守且曰公爲張巡吾爲許遠萬  
一不濟以死繼之壬午正月賊盡銳攻以洞車穴城穿  
者數處守恆輒堵塞之以火油灑賊賊多死賊射書曰  
不下吾且掘爾先人墓亦不顧賊購守恆甚急而城中  
人心愈固乃孔庭訓竟迎賊城陷或曰薙髮可遁守恆  
斥之被執不跪賊以刀剗其膝縱以矛罵不絕口洞曾



而死弟守初從兄守身守素守已守懸從子永禧永躍  
永翼永祐同死幼女許張氏坐閨中痛哭賊慰之愈罵  
亦被支解永禧妻吳氏守恆妹適金氏從女適江氏者  
皆死舒民感守恆義或匿其父走金陵仍竊其尸坎而  
埋之漕督以聞詔贈少詹諡忠節而廷璧亦與其子濟  
之同死廷璧字荆璞

夏萬亨傳

夏萬亨字元禮別號葵南南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也  
登萬歷戊午科釋褐婺源教諭屬士有方學政大起歲  
大禘捐捧設糜以食飢者守令以下爭和之全活甚衆

陞知西平縣事是時兩河爲盜窟郝良貴房星袁營曹  
闖環列山澤所過城邑無不摧殘萬亨築堤治郛練兵  
保甲爲禦賊計至悉居民安堵三年調知夏縣縣洊被  
兵民無寧宇萬亨內以德綏民外以誠感賊有鈔掠城  
下者單騎開門諭之或不聽命則曰寧殺我母殺我百  
姓也賊相顧驚異稱爲好官不殺一人而去署永城縣  
總兵劉超用威凌厲萬亨抗不爲屈已而超叛殺都御  
史王漢河南震動朝命督師丁啓睿帥軍討之諸道兵  
集者數萬軍需器械悉萬亨轉輸不絕超旣伏誅幕府  
以功上薦天子嘉之命行勸農副使事踰年京師失守

萬亨北向慟哭曰臣當從死願有八十老母從皇上乞身空門奉老母天年耳遂奉母歸南都卽位以萬亨諳中州情勢使逆太后於河南復命擢江西布政使先是萬亨至中州有豪右恣爲不法萬亨聞於巡按御史實之理至是嗾諫垣劾萬亨以縣令不當超擢藩司乃改按察司僉事分巡南瑞時國步方艱疏人無固志萬亨務爲整暇威愛兼施初至給兵餉旣給贏十之一以詰吏吏曰此故事公所當有也萬亨正色曰侵奪軍資豈我所爲況今何時乎立命補給保寧王駐南昌家人豪橫不法萬亨執而笞之王府羣隸大噪皆持白梃圍萬

亨署南昌士民數萬趨王府謂柰何殺我夏公焚門而  
入巡撫都御史下令戢之不聽王懼急請萬亨萬亨至  
則曰夏公無恙我輩何爲時在任未三月也陞按察使  
兼右布政使事兼綰七印南都陷萬亨奉母至撫州屬  
門人之爲臨川令者將返南昌南昌亦陷萬亨與臨川  
艾命新艾南英奉益王倡義降帥金聲桓招之不應提  
兵卒至城潰被執聲桓猶欲降之萬亨賦絕命詞見志  
遂遇害於建昌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其母以少子得全  
歸里

石隆傳

石隆字映崑陝西三原人也負奇畧喜讀孫吳兵法賊陷潼關徒步入京陳恢復三策當事者不能用甲申京師陷鬱鬱抱恨而死其入京時有詩曰從來趙括易言兵寇盜於今盡據城幾點烽煙銷漢壘萬家風雨泣長平將軍格鬪徒持戟文士空談欲噉名密邇晉陽憂不細誰能先立亞夫營手排雲氣謁青旻闔闔門前虎豹蹲直節何時酬古道危言先已見疑人春風習習搖花面好雨醺醺墊角巾數欲請纓還自笑書生無夢到麒麟西京文字託幽深仙掌垂旒橫玉簪詞賦幾人凌八代畫師原自重千金滹沱河畔濃陰合萬壽山前曉月

沈彩筆欲投良可惜從容抱膝續高吟

周之藩傳

周之藩者字長屏不知何許人也崇禎中曾爲福建參將乙酉進前軍都督府總兵官時方大舉出師詔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遙授御營右先鋒永勝伯鄭彩節度已而不果封福清伯延平失守之藩踉蹌趨扈追兵旣急大聲呼曰吾大明皇帝也亂兵爭前執之知其非是羣矢集如蝟遂死時方大暑羣屍臭腐蟲出之藩攤屍五日玉色瑩然

宋菊齋傳

菊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沈靜博  
雅有深識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主聲  
氣之席四方贊幣日走其門溫卷如山獨菊齋至講名  
理商經術而尤畱心於救世之學南郭重焉菊齋既不  
求聞於世世亦竟無知菊齋者獨錢忠介公一見奇之  
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歸莊相伯仲未幾大亂菊  
齋遂遭奇疾狂走信足奔迸塵霧杳冥一往不顧其所  
嬉遊怪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幼皆不能治  
其疾乃恣其所之而菊齋泛海至浙中張閣部客之使  
爲其孫茂滋授經則菊齋之病愈矣菊齋在舟山數年

海上諸公其唱酬風雅雖在流離猶有承平故態皆重  
菊齋而辛卯之禍作凡平日所還往者皆死菊齋奔跳  
絕島中重跣達吾鄞以茂滋在鄞囚中也乃與汝都督  
應元陸處士宇燦等百計出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  
可歸矣方旁皇里社閒而閩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  
爲所窘幾不免張侍郎蒼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  
乃得脫侍郎爲作詩慰之因遷居太倉以岐黃之術自  
給其道大行於吳門練川鹿城之閒或戲之曰先生邁  
疾久今乃能治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  
妻子如嚴賓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旣葬倉卒未耐影堂



列木主寢室中斯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  
警凜稍不自安形諸夢寐蓋至性通於神明也其子姓  
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响煦令人不飲自醉故人自  
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鄞居陸氏湖樓中  
先族祖木翁葦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湖上人無大小皆  
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稱完  
節時以爲錢門二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訛議  
之者蓋其言行若著蔡一本於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  
必將收之高座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  
南宋遺民不得列於宋史而百年以後潛溪諸公發其

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沒無傳哉

陸雪樵傳

前代故家遺俗之盛莫有過於吾鄉者也星移物換之際其爲喬木增重者一姓之中大率四五人不止高曾規矩可以想見湖上陸氏所稱四姓之一也吾得殉國者二焉大行文虎先生死於刺觀察周明先生死於逮得殉父者一焉隱君雪樵先生死於兵又得高士者一焉則觀察之弟春明先生也嗚呼百六之厄乃反爲王謝世譜之光悲夫雪樵名崑字萬原鄞人觀察之族孫也其父淳古翁善畫能得文章家三昧而非屑屑繪事

者流雪樵幼而工詩補諸生丙戌以後自以世受國恩不肯復出試於布政司淳古翁曰善乃放浪爲詩人時春明方舉汐社故事於湖上故錦衣青神柰公生生自燕來黃山宗正菴蛟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日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勸語者默者流觀典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其時評雪樵之詩者以爲吐棄一切古穆如彝尊雪樵之去春明僅一巷而與正菴爲比戶其唱酬爲尤多桐城方子畱畸士也由春明以交雪樵相得甚驩遂居其湖樓中

已而奉其父僦居東臯之殷隘已亥海上師大舉游兵  
至於鄞之東鄙四月諸盜亦乘閒竝起亂兵猝至索餉  
欲執淳古翁爲質雪樵頓首請以身代其父得釋而餉  
終不副雪樵死之時年二十有七嗚呼雪樵束修厲行  
力固逸民之操以養其父而卒不克蘭摧玉碎可爲傷  
悼然而忠孝足以不朽矣前輩董文允瑄嘗欲爲作傳  
而不果其旣於今湖上七子之風流已盡而雪樵尤爲  
湮晦予求其事亦有年矣卒不能得其詳聊識其大畧  
以俟世有杜清碧其人者

陳仙傳

嗚呼古者振奇之士挾其有用之才時移勢去無所於  
試其氣蓬蓬汨汨鬱而不化則或出於詭怪之途不可  
以常理繩梅子真之在漢姚平仲之在宋後世以爲異  
聞近世則陸麗京鄭玄子一往不返予生平不喜神仙  
之說以爲諸公者何必長生久視要其丹心未死自當  
旁魄天壤而閒或出此則大造位置之奇也吾鄉陳先  
生王賓字天倪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少負異稟詩  
文書畫無不入妙然尚未爲諸生也其性高伉不肯一  
毫挫於人甲申之變先生號咷於野或解之曰天末書  
生需次祭酒弟子耳故國之痛不亦過乎先生不答當

是時大江以南頑民未盡向化而餘氛在翁洲其去定  
海尤近不逞之徒旁午錯出風波所震猿鶴皆驚先生  
旣不就試遯跡山中怏怏不自得忽有一道士過之曰  
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  
折也吾授子以藥有急而用之語畢竟去先生亦不以  
爲意度其藥閣中未幾時果當厄因念道士言雖未可  
信姑試之則神効乃稍稍習之已泠泠然輕舉矣又念  
當此身世良不如長往但未知何所向須臾見洞天瑤  
草非復人間道士緩步而出握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  
君居於此顧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顛水澨之

閒消息屏絕以爲死矣一日先生忽降於其里人之庭呼其友來前空中作書告以道士顛末且曰吾不欲以出世之面目來歸里巷但蹤跡不可不白耳於是其家始大驚是時計先生之年猶未踰三十也嗚呼如前此數公者大率皆身預廟社之間否則尊艾耆宿所圖不遂振衣千仞亦固其宜至如先生之布衣年少則芳蘭之未茁其芽故國故君竟亦何涉而乃以此爲柴桑之變局則又一奇也先生所作詩畫至今里中有藏之者呼爲陳仙人墨跡云

李梅岑小傳

李國標字君龍別號梅岑浙之奉化縣人也高材博學  
顧耿介絕俗雖前輩薦紳先生非深知之者不往見嘗  
客天台陳公寒山見其文極賞之及晤其人喜曰李生  
胸中有奇氣其足重者非徒以文累試布政司不售晚  
以明經入太學改步之際始以鄉貢進士入官而事遽  
去累遭挫折然終不屈自此益不肯妄見一人鄞都御  
史林公璽菴嘗訪之麥飯葱湯相對話故國事次日與  
其遊山賦詩感慨已而鄞高公宇泰仿汝社例舉南湖  
耆舊之會慎選遺民稍有可議者輒弗得入其得九人  
故戶部徐公振庸最長太常王公玉書次之然皆曰安



得梅岑來社中吾輩當讓之爲祭酒乃相與迎之以病  
辭不至時往來六詔三石山中樵子牧豎皆知爲李先  
生也以壽終所著集李鄴嗣爲之序

論曰先大父贈公論剡源人物陳工部純來有綿上之  
節汪參軍涵有田島之義梅岑有柴桑之風今知之者  
稀矣是爲傳

沈隱傳

明之滅也熹毅二后亡國而不失陰教之正有光前史  
而臣僚之母女妻妾姊妹亦多并命降及草野烈婦尤  
多風化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以爲明史當詳列一傳以

表章一朝之彤管者也又降而南中吳中以及淮揚之  
歌妓亦有人焉此不可以其早歲之失身而隔之清流  
者也嗟乎流品何常歸於晚節爲士夫者可以興矣予  
嘗推廣澹心板橋軼事不獨桐城孫職方葛嫩也於南  
中得許光祿譽卿姬草衣道人臨歿以薙刀被衣屬光  
祿令其喪亂之中得爲全身之計吳中得吳職方易姬  
香娘職方殉節主者欲收香娘於下陳泣而對曰相公  
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不能主  
者肅然敬淒然不忍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潔身以老若  
侯朝宗所狎李氏不肯屈於阮大鍼田仰朝宗末路無

乃媿之嘗謂此數人者可附葛姬以傳如王炎午謝翱  
之附於文陸最後又得揚之沈隱隱字素瓊本倡家也  
豔於姿工詩落籍歸徽人夏子龍諸生也子龍倜儻有  
志行好詩酒不爲章句腐陋之士得隱唱和極樂甲申  
之變子龍怏怏不自得遂與隱窮日夜酣飲不復休或  
規之子龍歎曰此信陵君所謂飲醇酒近婦人者也子  
未揣其意耶南都未破而子龍已得奇疾不可療遂死  
屬纊之日隱憑屍而哭曰天乎其亦知相公所以死乎  
哭罷盛飾投纆棺旁家人爭救之不能得有夏基者子  
龍之族也歎曰子龍求死而得死是求仁而得仁也然

而雖得之猶恐目未遽瞑得姬之死或可瞑矣鄞故徵  
士錢光繡賦幽澗泉以哭之曰幽澗泉清幽谷蘭芬彼  
美淑姬乃倚市門啁啾燕雀集於梧桐巢枝啄實不改  
其容有鳳來歸爰作鳳宮嗟嗟雀兮厲翮高翔嗟嗟鳳  
兮鍛羽旁皇胡然靡咄昊天不滅萎身尺練隧壑偕藏  
誰謂臣能忠乃在樵與牧誰謂婦能貞乃在桑與濮皚  
皚雪霜皎皎玉谷蘭不芬芬者猶澗水不清清者瀆噫  
噓嘻兮我爲天下哭近日揚人修地志予擬致書馬君  
嶰谷輩合爲隱立傳而不果乃別爲之傳嗟乎錢尚書  
失身於柳如是龔尚書失身於顧媚以一妓而壞名節

者蓋有之矣吾不爲子龍立傳而爲隱立傳子龍雖賢得隱而愈彰故也

甬上桂國三忠傳

殘明丙戌而後甬上忠義之士從魯藩死海上者踵相接也及桂藩在南中以道梗故寥寥願得三人焉曰贈太常寺卿吏部員外郎任公斗墟曰廣東道御史余公鯤起曰督理興陵工部員外郎陳公純來任公字一齋鄞人也以明經起夙遊瞿公式耜門下薦之以中書舍人直誥勅房久次遷吏部桂林失從王展轉南中王入安隆孫可望不道朝臣密謀召李定國迎王時預其議

者十八人而公其一也事洩爲可望所逮拷對簿公曰  
死耳大丈夫豈求免於賊臣者徐賦絕命詞而死時諸  
家之僕合瘞其棺於安隆之馬場題曰十八先生成仁  
處而定國卒迎王出險追賜卹典立祠公得太常今明  
史附見吳公貞毓傳余公字南溟鄞人也亦以明經從  
何公騰蛟幕累官以御史充監軍何公出師湖南與職  
方主事李公甲春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已而寶慶將王  
進才棄城走湖南盡失何公死之公重躡還桂林復爲  
御史桂林再破逃入蕭寺絕粒而卒今明史附見何公  
傳特不詳其晚節爲可惜陳公字孝標奉化人也以監

生起官工部王既稱制尊其父端王墓爲興陵令公司  
之王遣降臣佟養甲祭陵密令公磔之桂林失公曰吾  
君尚在當爲先王守陵以待君之還未敢死削髮爲浮  
屠居陵下護視惟謹王入緬公猶居陵下其後不知所  
終嗚呼是三人者今皆無後故其詳不可得聞明史雖  
載任余姓氏亦不言其爲鄞人也予故特表而出之曰  
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萬歷天啓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  
多爲所染陵夷至於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

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在昔邗忽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趙挺之之有明誠坡谷所亟許也雖欲勿用山川不舍聖人言之揆之諸公之意深不欲人道其父兄之恥以見其賢然而固百世孝慈所不能諱也吾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爲父兄者弗爲敗行以貽子孫之戚而子弟之不幸而罹此者能慎所趨則幸矣更附之以國難後謝氏兄弟爲合傳

周侍御昌晉有弟二昌會字衷素天啓辛酉舉人也昌時字乘六諸生御史旣入奄幕陰鸞深賊罷官後尚多所殘害衷素不欲與同居偕乘六還浮石故廬中嘗歎



魚尾正身夕終 卷一 二  
三  
曰先文穆公已爲故相所累然尚無大敗行阿兄狻狷  
何至於此衷素嘗知通城縣遭寇棄官去丙戌而後薤  
髮爲僧佯狂不守戒律時人稱爲顛和尚卒以困死乘  
六於資序已應貢入太學得官棄去固守其志其時御  
史尚在亦太息曰是不可及先大父贈公爲耆社乘六  
其一也所爲詩文皆悲憤之音

邵尚書輔忠有子二似歐字之文明經似雍字之堯諸  
生同產七人中稱最秀時吾鄉於附庵諸家相疏斥之  
并其子弟弗與還往尚書尤爲清議所惡而之文兄弟  
別具志節不以家門見外丙戌之文兄弟侍尚書大雷

山中微言勸尚書殉國以蓋前過不能得已而故王栖泊翁洲石浦之間兄弟竭力資其屏履其後求周公囊雲銘尚書墓囊雲直筆無所借之文兄弟一慟而已嗣是故國遺民至蛟關者必登邵氏之堂兄弟皆有集傳於後

姚學使宗文有從子二盾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字昌字仲熙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廷元與學使爲魁學使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而元祚獨與馮都御史畱仙兄弟以氣節相砥礪學使恨之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閒遂以坎軻抑

鬱而卒君子哀之

陳御史朝輔有子一自舜字小同其年稍晚出甚媿其父之所爲以是頗不欲人稱爲公子黎洲先生講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輯看經學兀兀不休其人強毅方嚴於名教所在持之甚篤生母沈氏不得於嫡卒於杭小同尚少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隱居終身一日黎洲座上或言天啓時某官以某物贈奄卽御史所爲也小同爲之數日不食喜購書其儲藏爲范氏天一閣之亞

七賢之事如右而丙戌而後吾鄉所最不齒者無如故

太僕謝三賓其反覆無行搆殺故國忠義之士無算三  
賓一子早死顧有四孫曰爲輔爲霖爲憲爲衡皆善讀  
書聞其大父之事黯然神傷自是遇故國忠義子弟則  
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時三賓遺金  
尚不貲兄弟日以哦詩爲事一切不問未幾蕩然亦不  
以爲意也於是故國子弟稍稍引而進之謝氏復與簪  
纓之列蓋吾鄉清議之重如此爲憲以舉人知蓬萊縣  
嗚呼吾嘗讀江右傅平叔湘帆堂集才子也顧平叔之  
父御史墮奄黨中此係不可湔洗之案而平叔頗有遷  
怒東林諸公之意力爲父白妄言自艾東鄉死後莫能

爲之辨誣者則愚矣東鄉卽存豈能爲奄黨作佞乎如  
七賢者絕口不敢白其家門之事而但力爲君子以蓋  
之是則可悲也已嗚呼彼爲父兄者其諒之哉

明大興知縣宗公傳

宗公由宜興知縣遷秩大興再遷南京都察院經歷致  
仕不稱院曹而稱大興重循吏也漢魯峻官終屯騎校  
尉而志墓仍稱司隸馮緄官終廷尉而志墓仍係車騎  
蓋其例也宗公名顯字必彰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由  
鄉貢進士歷官縣令其在宜興也百姓感其介節爲之  
謠曰二三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時公尚無子

百姓爲聚禱於社已而果得子因名曰佑其在大興也  
爲赤縣首苦豪貴之梗職而厥衛官校皆服其清秋毫  
無犯輦下肅然旣受院曹之命以丁艱去不樂進取遂  
致仕家居一貧如布衣也予攷明之縣令最稱慎重其  
以攷最加律者例得不次登臺諫否則亦授部郎由是  
爲大僚者甚多院曹雖階六品然冗散之員非所重而  
南都院曹則尤閒公以京縣擢用乃置之無事之區名  
爲京秩實與前代之提點宮祠者等斯蓋大臣忌公直  
節不樂公之進陽遷之而陰黜之故公亦會其意而臥  
家不出乃前輩無爲之表微者何也予讀明人所修圖

志皆目公以循吏而所紀甚寥寥及見半湖陳公聞見  
漫錄則於同里所服膺者楊文懿公刑科毛公吉安太  
守陳公應撫朱公廣西布政錢公四川副使張公淮撫  
陳公鞏昌太守戴公及公而尤甚且謂自三原王公華  
容劉公泰和羅公而外其始終一節至老不變同里祇  
錢公與公其亦可以得公之槩矣公之事既不甚傳故  
明史亦闕而數百年以來亦無復知公者予因半湖之  
言而重爲之傳

全修齋府君傳

明洪武永樂之間奉化之以詩人鳴者陳先生孟雍樓

先生穆中陳先生協和王先生汝賢陳先生元則徐先生瑾戴先生汝舟而吾族祖修齋府君固鄞產以別業在剡源亦預焉時稱爲剡源八傑孟雍由明經知餘干縣穆中由秀才任休寧縣訓導協和由明經任清江縣主簿汝賢由懷才抱德任宜春縣主簿元則瑾汝舟皆布衣府君名整先侍御公之十一世孫也少受業於族父本然本心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年之門其所傳習遠有淵源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府君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林泉草木之盛甲於九曲又結廬



於梨洲以祀孫綽其逸情高致皆此類也當是時吾家在鄞之桓谿詩人極盛皆欲府君歸鄞本然先生之子玉翁以詩招之有商皓芝中非固蒂陶潛菊畔可安居之句府君答之有曰萬閒廣廈深蒙庇半畝林泉更卜居蓋猶未定歸也洪武乙丑府君始歸桓谿而往來唱和於剡源不絕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府君辭不就年八十餘始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世遠無存予從家乘中求之得數首而已丹山赤水之田園已成榛棘未知單詞隻句尚有流落焉否也因歎鄭千之李孝謙之纂文獻皆在明初宋宏之輯雅集亦在明中葉以前

而府君之高節已沈淪無攷況去今四百年而遙茶鐺藥竈之餘欲其不泯滅焉得乎四明山水莫如桓溪由谿上而南莫如剡源吾家世居溪上而府君復據六詔洞天而有之古鄞古鄮之勝皆歸吾家是又一佳話也

錢唐龔隱君生傳

予友西泠龔君明水以經術文章掉鞅海內其造詣所至擬諸劉原父黃楚望之流顧予尤心企其門庭之行深情至行敦摯無間竊以爲導山有脈溯河有源必多得於父兄之圭臬者因蹤跡之不置已乃聞其再傳以來竝以孝友起家稱一鄉善士云雍正庚戌明水

召對闕下再拜貽書於予請爲從父汝璞隱君生傳予  
於隱君爲通家後輩然嘗登明水之堂識隱君之篤於  
親也隱君髫年失怙家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資其  
緒用是棄舉子業就生計不幸遭家難伯兄歿於官八  
口零丁無依仲兄仗義勤施徵逐日落隱君竭蹶支吾  
并經理其子女婚嫁之事已而所入漸充置七世祀產  
以公族人明水束髮就塾卽有崢嶸頭角之譽隱君歲  
給膏油讀書無閒然而賓興六薦濩落不售明水自傷  
其以鷗鵬之羽困於藩籬以致虬鬚鵠髮之親尚未得  
具三簋之養雖商歌出金石而神思未免怏怏乃隱君

厚意纏綿月有肉米日有壺漿繹絡繼至常曰汝克守  
身自愛長奉白華之潔晨羞夕膳吾當借助以資孝思  
可無憂也甲辰秋明水復遭太君之變隱君歎曰九宗  
七族之中吾所敬事莫嫂若耳喪葬之需苟有不敷惟  
吾是問然隱君錙積銖累僅及中人之產身披大布之  
衣居無別業之適妻妾子女皆以勤儉自持而棣萼之  
誼終身一日傾筐倒庋繼繼彌加其他睦婣任卹之施  
固有不能枚舉者矣至若隱君行事實有卓然不阿於  
世俗之見者每言吾父子兄弟生既爲一氣終卽當一  
邱堪輿風水之說昧者趨之吾勿問也遂買地於南高

峯之顛傍考妣墓約異日左昭右穆以次竝列松楸碑  
碣之間魂魄相依兼使子孫祭祀不以東西遼遠爲苦  
蓋其友愛之中能深得墓大夫家人禮意如此明水拔  
萃成均徘徊不欲赴 闕隱君責以捧檄之意且許爲  
任其家事今膺

特簡蒞百里矣天南地北徒爲高堂升斗之謀卽欲長  
依膝下亦何可得至於四壁蕭條妻孥軟弱其所恃而  
不恐則以隱君在也隱君杖履沖容容色醲粹當此六  
橋旭日徜徉梅柳之陰鹿車對挽樛木行吟又有好學  
工文之子斑斕進酒蔗境之甘天實佑之而明水感懷

白雲推其明發之慕爲隱君謀不朽竝可傳也爰卽以此復之

蕭山毛檢討別傳

歸安姚薏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掩蓋二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卽以此七人之難而何以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教諭者每述其緒論幾如著蔡是

台西河而七已自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論文  
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  
外尚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  
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  
亦異哉予笑而答之曰是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  
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爲  
推官嘗拔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葢山先生方講  
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祁氏多藏書西  
河求觀之亦弗得又已而國難畫江而守保定伯毛有  
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

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  
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  
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  
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  
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渡江而  
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連箱詞得罪張縉彥  
以致禍皆事後強爲之詞者也乃其遊淮上得交閭徵  
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  
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  
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



姜公定菴爲之言於學使者復其衣巾願以不善爲科  
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赤名宜  
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令定菴爲之捐金  
入監未幾得預詞科願西河旣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  
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  
不必讀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并漢以後人  
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  
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  
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駭之  
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

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  
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  
稍不合卽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  
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  
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  
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  
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  
亦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  
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瘵死及西  
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之樂於是

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  
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  
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  
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  
盡出及其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教予於是發其集細  
爲審正各舉一條以爲例則其中有造爲典故以欺人  
者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已與論孟並列於小經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釋文舊本攷之宋槧釋文亦並無有蓋捏造也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  
尚襲其誤而不知者如邯鄲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礪已辨之而反造爲陳壽魏志原  
有邯鄲寫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會立石經之類有不攷古而妄  
經之文

言者

如熹平石經春秋竝無左傳而以爲有左傳

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

斥爲無稽者

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於晉樂肇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并或問語類亦似未見

者此等甚多

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

如胡文定公會稱秦檜而遂謂

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五峯之大節俱遭含沙之射矣

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

非者

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以爲書百篇之證周公及見罔命甫刑耶

有改古書以就

已者

如漢地理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

先君皆

口授之予因推而盡之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乃其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名義尤可驚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乖張已極夫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之不應死節者况

西河自溯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卽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則專爲續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名以作敍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卽吾鄉盧函赤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工其所序事亦間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況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前在盧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勵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旣貴寓杭猶時時道

人東渡問訊而忽毀之於身後并其序亦不肯認且因  
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赤之子遠則流  
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  
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  
作無疑也予乃歎曰有是哉畏禍而不難背師與賣友  
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  
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  
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  
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  
而附入之卽以爲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

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闕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二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吾鄉牧守之祀莫有盛於羊府君者每歲八月其趨祀於府君廟下者遠郊近郊相望也嗚呼何其流澤之永一至於斯歟府君之事不見於唐史亦不見於圖經祇黃府君晟墓志載其一節謂劉文自台來寇府君擊走之其餘黨據奉化府君遣晟以兵敗之則府君良有保障之功得祀宜也唐自僖昭而後四方繹騷浙東雖遠在



海隅兵爭之患亦所不免但據黃氏墓志謂府君卒官  
鍾季文繼守唐史中和元年紀季文陷州事則是府君  
卽應卒於是年而寶慶慶元志引赤城志中和二年有  
明州刺史劉文則是鍾氏陷州之後劉文旋奪而有之  
鍾氏尚未得據其地其後明州卒歸鍾氏不知更在何  
年唐史不及劉文或由於闕佚若黃氏墓志不應有誤  
然要之劉文之陷郡其在府君卒後無疑而寶慶志以  
劉文置府君前者謬也愚意劉鍾二人竝窺明州特以  
府君在不得逞及其卒也遂迭爭之而鍾氏先得之劉  
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文殆未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

遽失故晟遂以鍾氏爲主前此吾鄉一亂於裴甫再亂於王郢皆不過數十年之中至是而節使如劉漢宏董昌之徒非能奠安屬郡者府君以一人力指拄之府君旣歿劉鍾相繼而入自是明州之刺史無復受命於唐室者追思夫式遏之勛何其偉哉史志雖見遺而民之永矢弗諼春猿秋鶴世世以之其亦足以酬矣府君名僕不能詳其世系里居黃氏墓志作羊而吳越備史作揚按拓跋魏有羊銜之亦或作揚銜之蓋出自晉大夫揚食我之後本爲羊氏故其後多互用者其廟在今江浦屬縣中亦多有之耆老相傳是城之築初始於府君

而黃晟踵而成之者也更爲之銘以系之其詞曰  
府君先世晉之太傅梁侍中兮鎮撫荆土拒守臺城俱  
豐功兮府君來明外攘內撫一劉一鍾兮指揮方畧築  
斯鑿斯成崇墉兮五朝雲擾文獻凋殘誰折衷兮賴有  
祠壇神燈靈旒長映堊封兮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吳越奉國軍節度使判明州錢康憲公祠在鄞縣治北  
之橫河其曰大人堂者圖經以爲康憲從子惟治來繼  
任故尊稱之祠已久廢別祠在奉化縣北山廣化院者  
亦圯予以康憲於吾鄉有遺愛不應乏祀而鄞西南二

湖洲島之盛導源自康憲今西湖之南藍卽康憲當日  
廨舍也則移大人堂於湖上爲更宜乃議卽南藍義塾  
之屋以祀之橫河之祠舊嘗有高憲敏公碑今亡矣公  
初事忠獻時已以諫鐵錢有名及其由丞相出判州也  
以胡進思之黨斜滔謀叛獄辭相連故外補蓋踪跡危  
疑之時而進思諸子又來居明忠懿心知公之無預故  
使之久鎮海疆而絕無所嫌疑是固其兄弟敦睦之盛  
而公臣節之純要亦可見矣公以乾祐二年來以乾德  
五年卒其時它山堰壞幾不可治公跪禱於王長官之  
廟遂以重完浚廣德湖增補陂塘萬二千丈有餘內和

民兵外靖海國以簡靜致治安前此錢氏至親鎮此州

者元珣元球皆不以功名終而公獨爲吾鄉名節度生

榮死哀國人久而思之白石之幽堂

康憲墓在奉化禽孝鄉白石里之原

其與南藍之朱邸均爲遺愛所勿諉豈不賢哉況公亦

不特明州稱保障也顯德三年周人攻江北使浙人攻

江南以應之丞相吳程敗於常州忠懿謀再舉大括境

內士卒東西二道爲之勞擾公手疏切諫罷之豈非有

見於昏亡齒寒之慮而不欲勞吾赤子以結怨於強隣

乎吳越自武穆以來世世能守此意不肯輕與隣藩構

難斯其所以保世綿祚而於十國兵爭中獨享無事之

福公之見及此也仁人之利溥矣祠中附祀有闕氏里人因譎呼闕相公祠而以闕璠當之胡梅礪引入通鑑注中高兵部敬止錄謂開運二年璠來守是年璠卽被誅豈有立公祠而反以前此之逆臣附之者予謂闕氏慈水之舊姓也璠雖被誅或其子弟有從公於幕府者及祀公而其人以元隨得耐理應有之不知者遂誤以指璠耳臨安衣錦之鄉至今遊人憑弔其間而中吳之金谷元璠之風流所寄也南藍繼起而爭光益以歎錢氏宗室之多賢也夫

裴府君廟碑銘

東錢湖之東有裴府君廟宋淳祐中所建卽所謂寶慶廟者也又有裴將軍廟蓋亦府君之神而其餘里社祀府君者多不勝舉志乘不詳碑版皆滅訪之父老則皆云觀察府君肅是也予攷唐開元而後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令光之掠明也河南尹裴敦復平之粟鍠之亂府君平之王郢則節度裴璩平之三裴皆有戡亂之功而獨祀府君其功殆有獨隆者耶貞元十有二年粟鍠以鎮將作亂刺史盧雲遇害招誘山越攻陷郡縣山越之名見於孫吳國志大抵皆在丹陽近境而吾鄉則未之聞胡身之曰鄞縣慈谿之南奉化縣之西北有山越種

以今地里質之當爲鄞之傅霸河慈之鍾乳山潘嶼奉  
之箬坑等地次年府君討平之禽粟鏗於天台送至京  
師伏誅然則湖東居民之奉祀蓋必府君當日師行所  
過能捍賊鋒而不擾民力故相率報之獨是府君之搗  
賊巢在天台則其過軍自奉化應泛甬江歷長汀若由  
湖東以入萬山錯互反爲迂道而行亦甚艱意者山越  
爲梗故取閒路以出賊之不意未可知也夫以大軍往  
來所過繹騷乃居民不以爲苦反志遺愛焉而歷世廟  
食其亦賢矣乃數十年以來有妄指爲祀晉公者不知  
何所據依晉公於吾鄉無涉歷不應得祠當以府君爲



是於是祠下父老懼其流傳日遠遂爲非奉之祀乃乞  
予爲碑以紀之府君濟源人也其官由常州刺史遷蓋  
以進奉得之故唐史多貶詞然其定亂之功則有不可  
沒者更爲之銘其詞曰

神之來兮東湖東前挾稍兮後持弓猶有當年甲冑容  
越鄒溪兮度管江甘棠夾道兮被神幢蕭蕭鳴馬絕吠  
龍廟門兮嵯峨靖山越兮晏海波迎神之曲當凱歌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吾鄉城外水利資於三湖小江湖廣德湖在西錢湖在  
東小江湖之爲功雖由於王長官之堰而其湖道則固

天作地成綿延至鏡川二十餘里非若廣德湖錢湖之  
開自人力也故歷久尚易支廣德湖三面平坦隄防尤  
難故卒爲樓異所塞錢湖之欲塞者多矣僅而得存今  
不早則已早則東管尚恃錢湖以無恐而西管必失獲  
小人苟且以圖一切之利其害無窮如此湖口有望春  
白鶴二山當湖未塞卽山爲廟一以祀神之主斯湖者  
卽望春之靈波廟是也一以祀守令之有功於斯湖者  
卽舒信道詩所云人指白鶴祠殷勤竊有請衣冠儼羣  
公一一畫眞鯁斯人豈可作庶用薦遺秉是也塞湖以  
來靈波之廟尚無恙而羣公香火則僅存一椽矣嗚呼

愚民知有田可種之利而不知其害羣公當日之功今已澌滅則民之忘其祀也固宜甚至豐惠有額蓬萊有觀塞湖者反世享焉王正己之強辨況達之記寧有念及前人之良法者夫湖之不可復也亦明矣然吾以爲湖雖不可復而廟必不可絕何也蓋神祇之享廟食固有因其功長存而世祀之者亦有其功止一時而卒莫之廢者羣公之有功於湖民實足左右夫靈波之神其不當因樓異而斬祀也明矣況其英爽不與湖俱澌滅則未必不爲湖民庇也故議重新其廟增定而列祀之湖興於魏晉之間其始事者無攷矣可攷自唐大歷

中吳府君謙鄞令儲侯仙舟貞元閒有任府君侗大中  
閒已有謀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敬方時奉使來驗  
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御史李公後素五代時大增湖塘  
者有節度使錢康憲公弘億宋淳化閒釐正湖界者有  
邱府君崇元已而有蘓府君耆天禧閒增湖塘湖隄清  
湖界者有李府君夷庚景祐閒又有請廢湖者持之者  
爲李府君照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從事郎張  
公大有康定閒治湖者有主簿曾君公望慶歷閒則王  
荆文公安石熙寧閒有張侯珣望春白鶴之祠卽張侯  
所建也元祐中有馬府君琬又有虞侯大寧段侯藻已

而復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葉府君棣未幾而樓昇至  
矣惟吳府君於故九里堰旁有專祠至今尚存南渡而  
後力請復湖者則李莊簡公光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  
請以祀之嗚呼前輩於樓昇之廟祀欲毀之者多矣方  
湖上之祀昇也卽在靈波廟中其後始別建今吾增定  
白鶴之祠則其當毀更可知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  
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其陳跡已亡而尚有思而報之  
者則彼欲廢東錢湖而田之其亦可以返矣湖之塞也  
西管之田遠資小江湖之水雖不能遍及然庶幾焉而  
今不治已甚洪水三壩僅存其一不問水旱溪流入江

者十之七梅梁淤入沙中不可復見不知是誰之責也  
吾之爲是舉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  
所在雖不能使廣德湖之復興或不至坐視小江湖之  
廢而莫之救將廣德湖尚可波及焉則是祀也其可以  
謂之無補哉靈波廟神蓋舊時湖中之龍居於山下者  
也舒信道謂湖中時嘗有光采如海市者其龍之靈歟  
桑田旣變神物亦去然其英爽則猶有存者成化府志  
妄引里俗之言以爲齊梁間人僞造姓氏以實之則慢  
神之尤者爰附正之於麗牲之石

吾鄉水利報功之祀惟廣德湖上二祠最爲詳協至

若小江湖專祀王侯東錢湖專祀陸李二公其實後來守令有功者不應槩置小江湖則吳越錢康憲公弘億宋監船唐君意虞侯大寧秦府君棣陳府君塏判府吳正肅公潛元阮侯申之明沈侯繼美魏府君復琦沈侯猶龍里人則宋張簽幕必強龔宜議行修魏泉使峴王尚書應麟安吏部劉元潘教官某皆應配享遺德廟者東錢湖則王荆文公安石主簿呂君獻之張府君津魏王愷姚侯杓程府君覃胡府君桀陳府君愷元縣尉王君世英明黃侯仁山寇府君天敘沈侯猶龍里人則先侍郎先宮詹董戶部守諭陸

副使宇燂皆應配享嘉澤廟者至於城中雙湖始自  
唐王侯君照其旣如吳越錢康憲公宋李府君夷庚  
錢府君公輔劉府君倣虞侯大寧唐監船意劉府君  
瑄張府君津判府吳正肅公明張侯伯鯨城中萬戶  
資以得生尤不可以無報也今但於水則亭祀正肅  
亦未盡

射龍將軍廟碑

定海桃渚之濱有射龍將軍廟焉將軍之神寧波衛指  
揮萬公文也將軍以永樂十有五年率舟師逐倭寇戰  
於桃渚大捷明年六月出哨象山之鋸門夜見雙燈遠



至熊熊閃閃以爲寇也遽發勁弩落其一炬俄而黑風  
大作一軍盡覆將軍溺焉乃知其爲龍也將軍時年二  
十有二先是萬氏自將軍王父以佐命死滁陽其父死  
遜國其兄死交趾三世皆以死勤事招魂葬於西山至  
是以將軍衣冠祔焉桃渚居民遂稱爲射龍將軍而立  
之廟夫龍之爲物至靈也其嘘雲降雨大造之元氣憑  
焉然而其質出於血肉之精則尚未離乎物於是人得  
而豢之亦卽使人得而醢之而掀天揭地之能事有時  
而困吾聞之海上人以爲龍旣落其目忽變相爲人就  
醫醫家爲之傅藥稍愈適其女從戶隙窺之則儼然鱗

蟲也驚呼其父而龍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又言龍  
既病目嘗直入東錢湖深處養痾雖其言誕不足信然  
大造之變化無所不有姑存之而不論焉可也然則將  
軍之廟食其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宅於海口天  
帝將使之彈壓鯨鯢以靖海波也將軍之誤中於龍  
亦以生靈故耳則龍雖創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  
軍衛民之心出於無他而將軍歿爲明神徒御之往來  
自有與龍解釋舊怨以公誼相平者相與左提右挈佑  
茲東海吾言蓋決之於理而不妄也古之善射者曰射  
日曰射石曰射潮而將軍以射龍參之其技亦神矣哉

竹洲晏尚書廟碑

吾鄉六縣世家右姓其爲南宋寓公之後甚多蓋山海之間足以避地而其時又近行都爲畿輔也吏部尚書晏公敦復亦當時寓公之一尚書晚年以忤權臣悒悒而死太夫人尚在堂汪莊靖之父太府公時時周卹其窮語在史丞相所作太府行狀今吾鄉不聞有晏氏蓋其後卒歸西江惟慈水三峰浮圖中尚存尚書所作石碑則大賢流落之毫芒也吾鄉宋元諸舊志登載漏畧其中更有不可解者如中興執政王次翁可謂下流所歸而反爲之立大傳顧於尚書則闕焉不亦拂人之性

蟲也驚呼其父而龍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又言龍  
既病目嘗直入東錢湖深處養痾雖其言誕不足信然  
大造之變化無所不有姑存之而不論焉可也然則將  
軍之廟食其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宅於海口天  
帝將使之彈壓鯨鯢以靖海波也將軍之誤中於龍  
亦以生靈故耳則龍雖創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  
軍衛民之心出於無他而將軍歿爲明神徒御之往來  
自有與龍解釋舊怨以公誼相平者相與左提右挈佑  
茲東海吾言蓋決之於理而不妄也古之善射者曰射  
日曰射石曰射潮而將軍以射龍參之其技亦神矣哉

竹洲晏尚書廟碑

吾鄉六縣世家右姓其爲南宋寓公之後甚多蓋山海之間足以避地而其時又近行都爲畿輔也吏部尚書晏公敦復亦當時寓公之一尚書晚年以忤權臣悒悒而死太夫人尚在堂汪莊靖之父太府公時時周卹其窮語在史丞相所作太府行狀今吾鄉不聞有晏氏蓋其後卒歸西江惟慈水三峰浮圖中尚存尚書所作石碑則大賢流落之毫芒也吾鄉宋元諸舊志登載漏畧其中更有不可解者如中興執政王次翁可謂下流所歸而反爲之立大傳顧於尚書則闕焉不亦拂人之性

也耶夫大賢踪跡所至其山川亦爲生色蓋其所存者神故其所過者化其化不泯則其神長畱名德如尚書百世之斗杓也苟表章而出之豈不足以廉頑而立懦哉今世俗所稱晏公廟者最多乃道家之祀也赤章青詞殊爲可惡吾鄉湖上之竹洲亦有之竹洲蓋嘗歸於先宮詹公欲去之而未果尋易主矣今復歸於予予乃改以爲尚書之祠而率後進之士薦澗毛焉東望爲友恭堂之故址卽太府所居也太府亦以忤權臣被斥蓋尚書之同志湖光明瑟先正之魂魄相與招邀過之薑桂之風裁旁皇乎其可接焉

大金夫人廟碑銘

今東越人盛傳所云大金娘娘之祀里俗凡以巾幗成神者卽呼之曰娘娘蓋前督師孫公碩膚部將都督章公欽臣之夫人金氏予故改稱之曰大金夫人而其爲之碑也則以友人陶燮之請初孫公於改步之際思爲卽墨之守駐師江干與同里熊公汝霖寧之錢公肅樂沈公宸荃及觀察巡道于公穎稱五家軍都督卽侍郎正宸之宗也而在孫軍孫公欲以火攻下錢唐故有別營司火攻事而以都督領之已而江上破都督散軍亡命其後卒以起應山寨軍敗見執死之夫人例應沒入

旗下將發遣夫人慢罵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  
以磔夫人曰死則死耳吾不可辱問官大怒竟磔之而  
行刑者見夫人饒姿色不無褻語夫人罵愈甚刑畢而  
其人暴死夫人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余禮部  
若水爲之傳王詹事遂東之女玉映爲之詩吾聞都督  
被執時問官憐其忠也欲令巽詞求免而已爲之道地  
都督亦思畱身有爲將從問官之意而夫人力爭之遂  
死嗚呼都督良非愛死者而畱身有爲之說常足以誤  
人此張中丞所以戒南八也夫人之見卓矣顧都督之  
問官仁人之有心者也夫人之問官則天下之妄人耳



然都督之問官識者或憂其謾志士於一簣而夫人之  
問官適以成其烈斯則天之所以有待而愈顯也更爲  
之詩當迎神之歌其詩曰

越水湯湯曹江之瀨兮越山峩峩南鎮之寨兮孝娥死  
家烈婦死國兮孝娥死於波臣而烈婦死磔兮二千年  
來遙輝映兮女星之墟芒寒色正兮孝娥烈婦廟貌相  
望兮祇慙黃絹莫能相尚兮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三終